

己的时间，不辞辛苦的告诉你们真相，就是为了您好，为了您平安、得救。

#### 四、结语

正法走到今天，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经历了风风雨雨，亦深知正法修炼的机缘越来越少了。剖析自己，个人修炼这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时而出现消极、懈怠状态，也反过来影响了自己精进的步伐，影响了救人的力度。究其原因，是自己的修炼意志不够坚定，不能全部放下人的思维模式，还在有意无意的维护那个“私”，真是愧对师尊的慈悲苦度。今后我要加强学法，在师尊的佛恩浩荡下，修去“为私为我”的心，真正成为一个完全“为他”的生命。

最后，让我们以师尊的话共勉：“在历史的长河中，这段时间就是那么一瞬间。别那么消极，振作起来。你是修炼人。众生等着你救度哪！”[1]

注：

[1] 李洪志师父经文：《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四》〈二零零三年华盛顿DC法会讲法〉

# 明慧週刊

李洪志 甲申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 明慧法会特刊

2014年12月4日

明慧网第十一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 详细内容

慈悲才能救了人 .....	2
一年的魔难一天就过去了 .....	7
正法路上坦荡荡 .....	9
新学员：悟法理 救人急 .....	14
妻儿都是众生的一员 .....	18
普及技术 迎难而上 .....	30
万古机缘 与同修配合讲真相救人 .....	36

慈悲才能救了人

文 / 山东大法弟子

尊敬的师父好！  
同修们好！

我是一个七十三岁的农村老年女大法弟子，九八年开始修炼大法。下面向师父汇报一下我在近年来讲真相救人中的一些体会。

一、一个也不能漏掉

师父叫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我听师父的话，这几年，我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救人上。开始不怎么会讲，但我有信心，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我只要有救人的这颗心，师父就会帮我。

我先从本村里开始讲。我悟到：和我同一个村庄的人，都是和我有缘的人，我一定要救他们，一个也不能漏掉。于是，我一户一户的讲，在街上见到的就不用去家里讲。

几年前，小女儿离婚了（在本村），离婚后，我和女婿见到面，他不理我，我想他也是师父的亲人，我也不能放弃他，一定要救他。我去他家（他已娶妻），在门口碰到了他的媳妇，我很和善的对她说：侄媳妇，三退保平安，不用花钱，也没有危险，大难

的帮助。特别我看到技术同修生活的简朴，却拥有在大法中修出的无量智慧，看到修炼人特有的对宇宙真理的笃信和展现出的大法弟子的风范，都是对我极大的激励和鼓舞。

大法修炼没有形式，我们就在常人中修炼，我们有工作、有家庭。无论在工作 and 家庭生活中，我们都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承担好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同时我们承载着救度众生的伟大使命，能够不断的精進，做好师尊交待的“三件事”。平衡好“大法修炼”和常人中的“角色”，这就是我们在常人中修炼的形式。

三、与同修配合面对面讲真相

现在出来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越来越多。和我配合的阿姨，与几位老年同修每天都是半天学法、半天出去讲真相救人，可以说风雨无阻。看到老年同修持之以恒的修炼状态，有时我会觉得汗颜。我意识到我也不能只局限在工作和生活环境中面对面讲真相了。我和阿姨商量，每周抽出两、三个晚间出去讲真相，阿姨非常愿意和我出去，她说和我在一起正念会更足，什么人都敢打招呼了，这是我们能够相互配合所表现出的正念之场吧。

遇到有缘人时大多都是阿姨先打招呼，我趁机说几句拉近距离的话，消除人们的防备之心，心里发着正念，清除干扰世人得救的一切邪恶因素，增强自己救人的正念。大多数人听完真相后，脸上都展开了笑颜，这是生命得救后的喜悦。对不听不退或态度不好的，我俩相互提醒，不要埋怨人，希望他们能再有机会了解真相。每次也能劝退十五人左右，我也可以同时打语音真相电话。

空闲时间我们就交流最近的修炼状态和身边的情况，相互鼓励放下情、去掉执着，走好以后的路。同修阿姨白天走了半天，晚间再和我走两个多小时，她已近七十岁了，每次我问她累不累，她都说不累，一点也不累。

有时面对被中共恶党谎言迷惑较深的人，我会说：你们都知道现在的人都在追求什么，只有大法弟子利用自己的钱财、利用自

这是不小的漏啊！我虽嘴上不说，可心里还是急躁、埋怨同修，缺乏对同修的宽容，自己还有安逸心等。我们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及时归正自己，感恩师尊的保护，我们的配合也越来越顺畅了。

## 二、家中的一朵“小花”

我县大资料点被邪恶破坏后，我向内找自己，是我们有等靠的思想，我们一样是大法弟子，却把压力让一个或几个同修承担了。学习师尊的讲法，师尊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大家在这场迫害当中，怎么样去排除旧的势力强加给我们的这场迫害、否定旧势力的这场安排，怎么样能够走正大法弟子的路，在这场迫害中怎么样救度众生，这都是历史赋予大法弟子的责任。这些事情大法弟子必须得做，而且要做好。”[2]正好明慧网也提倡遍地开花，我一念定下来，认为是对的事情就去做吧。

我约了一位男同修一起到省城把设备买回来了。我丈夫是常人，我担心他不让，就先把买来的设备放在母亲家里。母亲年岁大了，也需要经常照顾，我一举两得，这朵小花就这样开了。我做资料的事没有告诉丈夫，有一天他来了，我还在做资料，怎么办呢？我调整一下心态，看到就看到吧，也不能总是背着，反正我做的是最正的事。结果丈夫看到后，只问了打印机多少钱买的？我说一千多，他说还不贵，没再说什么。当然平时我也不失时机的给他讲过真相资料。过了一段时间，为了方便，我把设备搬回家中，他也没说什么，有时看到我做出的资料还会说我挺有两下子的。丈夫没有走入修炼，他很贪玩，但在这个问题上他摆放了自己的位置。

我从没有“资料点”的概念，我就在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为几位老年同修和我身边的同修提供真相资料，所用资金都是自己承担，我有工作，在当地工资收入也算高的，有能力承担，而且大法所用资金必须能够保证，一切都是师尊给予的，我们走正了，师尊会给我们安排最好的。

我这朵小花开了十来年了，这里有身边同修的支持和技术同修

来时能活命，你如果入过团或者少先队就快退了吧！她痛快的告诉我她曾是少先队员，同意退出。在街上见到女婿时，我也主动和他讲话。

在讲的过程中，有不退的，我也不灰心，千方百计的也要叫他明白真相得救。有一家人不同意退，我放下手中的活，去他家帮助干了一个下午的活，边干边讲，真相讲的比较全面，也很清楚。最后，俩口子很感动，主动的和我讲：你给我们退出少先队吧。我为他们的改变而高兴。

现在，我们村我已全部讲遍，全村人只有一个党员没退，在外地上学的，还有一个没退，一个当兵的，入伍前是团员，去部队后又入了党。只要有会，我不会放弃他们的。

一天，我听说这个当兵的回家探家，我赶快去了他家，和他简单的拉了几句家常，我就和他说：某某，奶奶今天来，都是为了你，你在部队上听说过“三退保平安”的事情吗？现在在海外退党网站上已声明三退人数的已超过一亿多人了。你入党入团时，举着拳头发下毒誓，把自己的生命交给邪党，那时就有一个兽记印在了你的另外空间的身体上。邪党建政以来，贪污腐败，杀人害命，伤天害理的坏事做绝，不久的将来，老天就要淘汰它了。声明退出，神就会给抹去身体上的兽记，工作生活都能顺利，天灭中共时，不跟它陪葬，保命平安。我还和他讲了大法的基本真相、“天安门假自焚案”等方方面面的真相。他一直静静的用心听着，听完我讲的话后，很痛快的用真名三退了。离别时，我真诚的祝他工作顺利，幸福快乐。他也表示对我的感谢。

## 二、救人没有苦和累

我一个人独居，老伴几年前因病去世，儿女们也都各自成家。我的生活很简单，一日三餐吃饱肚子就行，天不冷时，一天只做一顿饭，有碗咸菜、有块馒头，就能吃饱了，因为修炼人不讲究什么营养之类的东西，身体逐渐的被宇宙中的高能量物质代替，对人的食物也吃不出好坏的味道了。这样就节省了不少的时间用在做三件事上。



我没有怨和苦的感觉，感到自己今生能被伟大的师父选择、成为令宇宙众生都羡慕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感到非常的幸福和自豪，还能有什么不应该有的想法呢！

我不会骑自行车，每天外出讲真相时，一般都是步行，不停的走不停的讲，开始脚上都磨出了血泡，回到家后，感觉腿有些发硬和发酸，但我心里没有苦和累的感觉。看到手中的三退名单，因为一个人代表着一个巨大的天体，想到又有无量的众生得救了，我的心感到很甜蜜，同时我也很感恩师父的洪大慈悲。没有师父传大法，就没有我的今天。

如果去比较远的地方讲真相，步行走太浪费时间，我就坐公共汽车去。我没有什么收入，每月只有六十多元钱。这些年，我个人生活上很少花什么钱，这些钱多数都用在了我坐车外出讲真相救人上了，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我感觉很值得，花的心安理得。因为这是大法的资源，我也是大法的一粒子啊！

### 三、慈悲才能救了人

这些年讲真相，我一个深刻的体会是：只有心怀慈悲，才能真正救了人。

一次，我坐车去了一个比较远的市集上讲真相，碰到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我笑容满面的问他：兄弟，你是哪个村的人？他回答是某村的，问：有什么事吗？我说：你上学时入过团员、戴过红领巾没有？他问：入过，怎么了？我说：你入的时候，举着拳头向血旗宣誓，把自己的生命交给邪党，头上就打上了印记……我刚说到这里，只见他忽然翻了脸，很气愤的叫我走开，并说：我头上的这道印痕是我戴帽子压的，不是什么邪党的印记。

我一听，他误会我的话了，就忍不住笑了。我止住笑，赶快对他说：兄弟，我说的这个印记，不是你头上的这个，而是在另外空间的身体上，我们人的肉眼看不见，神能看见。不用你花一分钱，我帮你退去后，抹去这个害你命的印记，等天灭中共大难来时，神就能救了你的命，多好的一件事啊？他的脸由阴转晴了，

不认识农村的路，正找不到同修配合呢。阿姨观念少，走路来飞快，我什么时间想出去，只要和她说一声，她从来没有迟疑过。我负责准备资料，阿姨负责包装。我们发资料、贴粘帖，配合得很协调，两个人的正念场也强。

可有一次经历，让我们俩都认识到了修炼的严肃性。那是冬天，刚下过一场大雪，路面很滑，前一天我们俩发资料时，我发现阿姨的鞋不防滑，她滑了两下都被我拉住了，没有摔倒。我说阿姨明天您穿一双防滑底的鞋，阿姨说明天白天就让她女儿去买。我们约定明天晚上再到另一个村子去发资料。到了第二天，我打印准备资料用了一上午，下午当我把资料给她送去时，她家却没人，我只好把资料拿回家来包装。晚上我们发资料时，阿姨就开始脚下打滑，我一没拉住，她就滑倒了，我感觉阿姨摔的不重，可她却直挺挺的躺在地上不动了。

那天夜色特别黑，我心里有些发慌，一些不好的念头也上来了，但我很快清醒起来，排斥那些不好的念头，我求师父加持，不允许邪恶干扰、迫害，不承认这个假相。我对阿姨说：阿姨，你求师父，不承认邪恶迫害，赶快起来。不一会阿姨明白过来了，起来象没事人一样。我也没说什么，我们继续发资料，可阿姨是走一步滑一步，简直无法前行了，我扶着她走一会，让她站着别动，我自己去发。天很黑，我又经过刚才那一幕，我有些晕了，迷路了，不知如何走了，干扰很大。还有大半的资料未发，不能这样回去，一定得发完。我稳定了一会儿，给熟悉的一位同修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我去老家了，不认识路了，天很黑。他明白了我的意思，一直帮我们发正念。我也一直在发正念，解体干扰我们发资料救人的一切邪恶，求师父加持。资料发完了，我俩遇到返城的出租车回去了。路上我说起刚才她摔倒失去意识的事，阿姨竟一点不知道。

回去后，我们俩都向内找自己，为什么被邪恶干扰了呢？阿姨说那天是自己执着给孩子做床被而忘记了约定送资料的时间，白天也没买上防滑鞋，执着常人的事、孩子的情，而耽误了正事，

## 万古机缘 与同修配合讲真相救人

文 / 辽宁省大法弟子

师尊好！

同修好！

师父说，“你这个生命到地上来都是为这个事情，你怎么能够不精进、懈怠了呢？机缘哪，万古机缘！不管多长时间，都在为这件事做准备、吃苦、消业，在痛苦中走到今天，你反而不精进了，可不可惜呀？！可是这一步却关键，不精进就完蛋了。你的生命不都是为了这一时刻吗？”[1]

### 一、去农村发放真相资料救人

我生活在辽宁省的一个县城，前些年农村的真相资料没有县城内发放的普及，经一些同修协调按乡镇大致分了几片，几个人一组配合到农村发放资料。

后来在我们县救人走在前面的几位男同修，在去农村发资料时相继遭到绑架迫害，这对我们当地救度众生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其中就有一位曾经带着我们到农村发资料的同修（现已被迫害致死）。我深知救人的事不能停，我一时找不到一起配合的同修，心里很急。通过学法，我清醒的认识到作为大法弟子的责任，我的正念随之强大起来，我问自己：你一个人可以去吗？一个人可以走夜路吗？可以！我不是一个普通的女子，我是大法弟子！这是我心底的声音。

白天我想好去的路线，针对那里发正念，我准备好二百份左右的真相资料，在发完晚上六点钟正念后，我就出门了，打上出租车，路上有充足的时间和司机交谈，司机一般都能明白真相，选择“三退”。有时跟司机要来电话号码，和他约好，我到农村办事，办完后我若是找不到车，我可能给你打电话，你再接我回去。

发资料的过程中我一直发着正念，想着自己做的是最正的事，一点害怕的感觉都没有，在师尊的加持下都顺利的返回。

后来有一位六十几岁的同修阿姨经协调人安排与我结识了，她

又问我：还得花钱吗？我告诉他不用。他痛快的告诉了他的真名，三退了，并连声说：谢谢！我告诉他不要谢我，叫他谢谢我师父。

一天，在一同修的商店里，我讲了一会儿真相，并给几个人做了三退。又来了一个人，我热情的问他：兄弟，你小时候戴过红领巾、入过党员、团员没有？他紧盯着我，口气很不善的问我：你是干什么的？说着，就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来，恶狠狠的说：你还干这样的事，我举报叫公安来抓你。

这时，一边的同修有些焦急的说：你不要这样，老大姐是为你好。我心态平静，慈悲中带着几分威严的口气说：兄弟，我也不要你一分钱，也不喝你一口水，只是为你能保命、保平安，你愿意退就退，不愿意退，我也不强逼你，你哪好这样呢？！

他不说话了，把手机慢慢的放回了口袋里，脸上的表情有些很不自然。我看出了他认识到了自己言行的不妥，趁机我口气和善的又问他：兄弟，你到底入过没有啊？这回他痛快的告诉我，他曾是少先队员，并说：老大姐你给我退了吧。看到这个生命的转变，我的心里真高兴。

我在心里也告诫自己：不管众生的表现如何，一定要用一颗慈悲的心救人，不然的话，不但救不了人，还可能毁了人。所以在以后的讲真相中，我更加注重自己的修为。因为我们自己的修炼状态直接影响到救人的效果。

### 四、为众生的觉醒而高兴

一天，在大集上讲真相，一个男子看到我，还没等我说话，他就大声说：“法轮大法好！”我为他的正义举动而感动，我说：兄弟，满集就你的桃子又大又红又好，你是真正明白真相，知道大法好，上天在给你福啊，因为“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他高兴的连声说：是，是。在一旁的老婆也乐的合不上嘴。

一次在集上碰到一个老年妇女在卖凉皮，我靠近问：老嫂子，在卖凉皮啊？她说：你想买呀？我说：我不要。我问她：你以前戴过红领巾、入过团员没有？她高兴的对我说：你是炼法轮功的

吧？我可真相信。我问她：你怎么会那么相信？她笑着说：一天晚上，俺家老伴病了，趴在锅台上吐了一盆血，又拉了很多血。他自己在饲养屋里睡觉。俺就叫了一个炼法轮功的人去了，她叫俺老伴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结果俺老伴一点事都没有了。说到这里，老人双手合十，激动的说：谢谢你！我请你去吃顿饭吧！我也为她真正的明真相而高兴，对她说：不用谢我，谢谢俺师父吧。以后再见面时，她紧紧的握住我的手，象久违的老朋友一样热情。

还有一次，十点多赶完集，在回家的路上，碰到六个步行回家的学生，我先发正念清除干扰这些孩子听真相的背后一切邪恶生命，我要救他们，请师父加持！我快步走到了他们跟前说：小伙子，咱们碰到就是缘份。这时他们也都停住了步。我问他们：你们知道三退保平安吗？有的说：知道。有两个人说：别人给我们退了，就走了。我对剩下的四个人说：你们是团员和少先队员吗？老奶奶帮你们退了吧？他们答应说：好。我拿出纸和笔对他们说：我想不着你们的名字，你们自己写上吧。他们拿过纸和笔一个个认真的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我说：小侄们，你们真有福，上学读书时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们齐声说好，就走了。

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有一个救人的愿望，和动动腿和嘴而已。

## 五、比学比修找差距

从去年我和一老年同修（七十二岁）一起，经常去较远的市集讲真相救人。一天早晨，我发完六点的正念就来到了等公交车的站点，向北一看，老同修骑着自行车一顺风似的过来了，一下车，我就问她：你看到昨天的那张登的六月份邪党绑架了七百多名大法弟子的资料没有？她说没看见。我说：咱也要注意安全。同修平静的说：其实咱有师父保护。我心里还是不稳。这时，车快来了，她说，我到某地方等你，就骑自行车走了。

这之后，老同修照样每集都骑自行车去远处救人，一集都不落。

我的指责时、遇到困难中，一直微笑着、坚持着直到最后。在同修们包容、理解、坚守中，我看到我自己除了惭愧还是惭愧！我教同修的是技术，同修教我的是宽容。是做事还是修炼？淋漓尽致的在过程中表现出来，差距尽在实修之中。

在初期我的干事心，急于求成的心非常强烈。总想预计装多少电脑，同修在什么时候能有多大成绩，我们片区在多长时间能有多大变化。逐渐体悟到：整体的进程是师父在掌控，同修们的状态是各自修炼的结果，渺小的我只能是在向内找中归正自己。任何求结果的心都不对。随着学法归正、实修摔打，一点点抑制浮躁、学会默默、体悟踏实，逐渐有了些许的淡定。努力的去学会在向内找中怎样能看到自己的思维变化。

师尊在讲法中说：“很多人开始就抱着一种临时思想，拼一阵子时间就过去了，现在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大法弟子做什么事情一定要踏踏实实的，把心放在那去做，不要管时间，不要想那么多。你一定要尽心尽力的做好你该做的事情，那整件事情就会做好。很多人在迫害压力下总想让这场迫害赶快结束，猛干一阵。不是那么回事。”[2]

感谢师尊一次又一次给予的修炼机缘，感谢大家无私的配合、默默的圆容。相信在法的指引下，在宽容的整体中，“我”会变的越来越小。在这里向那些帮助过我们和天地行的技术同修们道一声：辛苦了！你们默默的付出、无声的努力、精细的教程，让我们受益无穷，谢谢！

未来天国所开的祥瑞之花，定将姹紫嫣红、莲海碧天。

叩拜慈悲伟大的师尊！合十

注：

[1]李洪志师父经文：《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

[2]李洪志师父经文：《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



他装完了。而这位技术同修就是我们第一批学 Windows7 系统的同修中的一位，而且他现在也手把手的教一位新学系统的同修。这台电脑就是他和那位新学系统同修一起装的。还有一位同修对我说：在跟我学装系统以前，他也参加了其他片区的系统学习班，学习的同修也都是没基础的。由此可见，普及技术已在同修中默默展开，在无声中推广，逐渐向遍地开花上发展。

普及技术不是人人都装系统，而是大家都了解技术。不是与技术隔着一道墙或技术与自己无关。每个人都在现有的基础上去掌握新的技术，不断成熟。同时把自己现有所掌握的技术传给别人。一位技术同修开玩笑说：资料点和技术同修不应该只是自己干，要突破自己的局限，学会当班长、连长，带出一批同修来。当然修炼人没有官当，只是一种比喻。

普及技术揭开了技术的神秘面纱，走出所谓“分工不同”，把技术局限到技术同修的误区。这样邪恶企图用迫害技术同修，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阴谋就很难得逞了。

### 三、向内找

在教系统的初期，我教的重点放在了一些较年轻、有文化、有基础的同修身上。一段时间后我发现，这些同修不象我想象的那样有成绩。有些浮躁，有的根本就不学了。失望之余我反思，人的任何观念都是自己和整体提高的阻碍，干扰了师尊的有序安排。项目中谁行谁不行，靠的是修炼的基础，不是常人表面的条件。

在教系统的过程中，有一个当过领导的同修，是一个干练、果断，能吃苦的同修，刚学的初期风风火火，自我很强，还有很多不太懂的东西，就着急给别的同修装系统。可是很快他变了，每次来他都向内找到自己修炼中的不足，越来越平稳、踏实、谦卑。从他的变化中我看到了自己的干事心、急躁心、自我强势的自负心却丝毫没有改变。这个差距可不是用教技术所能掩盖得了和蒙混过关的。我真是羞愧、汗颜。

渐渐的，我发现那些默默的、甚至有些没文化的同修，在面对

而我呢，远集不去了，只在近处的几个小集，一天也救不了几个人，因为这些集我们多次去过，知道真相的人很多。

我也知道我的状态不对劲，但就是走不出去。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师父来到我家吃饭，可也没有看见师父吃饭。我来到师父跟前，师父慈祥的对我说：“你今天没出去啊？”梦中我也不知怎么样回答，就醒了。

醒了后，心里一震，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错了，我不该以注意安全为理由，不出去多救人，其实是掩盖一颗怕心、求安逸心、多亏同修心性好，悟性高，没受我的影响。在这五天当中，同修比我多救一百多人，我耽误救的这些众生怎么弥补呢！我后悔莫及。我这里发自内心的说：师父！弟子一定把落下的这几天赶上，一定听师父的话多救人。

从同修的身上，我也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同修比我更坚信师父和大法，她真正做到了：听师父的话，师父叫做什么就全部身心的去做好，在救人上，她真的做到了象她自己说的那样：她现在心里想的就是救人，赶快的救人抢人，争取在师父正法结束前能多救一些人，其它的想法很少。我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不足，我会尽快的归正，向精進的同修看齐，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好好做好，请师父放心，弟子一定会做好的！

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谢谢全世界同修们！

### 一年的魔难一天就过去了

文 / 北京大法弟子

我是一九九五年得法的。二零一一年，由于自己忙着找房、租房、收拾东西、搬家等事，修炼懈怠了，学法少了，出现了病业假相，腰痛的直不起来，好几个月也没过去，而且腰部已经变形，臀部歪到一边，同修帮助发正念也不好使。

二零一二年四月，病业加重，从腰部往下一直到脚踝以上，疼

痛难忍，每一个汗毛孔都象针扎一样，每一秒钟都在疼，一点间歇也没有。那种感觉就象活剥人皮往下撕的一样，躺着、卧着、趴着、坐着、跪着、怎么呆着都不行，折腾了三天两宿。妹妹（同修）帮我发正念，好过一会儿，一会儿又开始疼。无奈之下，我喊了师父，泪水伴着喊声流，并随即拨通同修电话让他们来帮我。

放下电话，我就觉得不对劲了，我这不是向外去求了吗？不行，得向内找、发正念。我必须正念足师父才能帮我。反正怎么呆着都疼，我就咬着牙打坐，打坐时就发正念，然后背师父的法。从《论语》开始到《洪吟》，想起什么背什么，不知不觉一个小时过去了，才发觉身上不那么疼了。

歇了会儿，就又开始疼，我就再打坐、发正念，反复背师父的法：“但是不管怎么样，师父是不承认它们的。你们也不承认它，堂堂正正的做好，否定它，正念足一些。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它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它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而且师父周围也有很多护法，有很多佛、道、神，还有更大的生命，他们都会参与，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宇宙的旧理也是不允许的，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那样旧势力也不敢干。就是大家尽量的走正。”[1]

一个多小时又过去了，身上轻松了许多。这时同修们来了，问有事吗？我说：“没事”。只简单的说了一下我的病业假相。然后告诉他们：你们装车（新唐人电视零件）给某某家安锅去吧。于是他们便忙碌装东西，我妹说：“你也一块儿去吧，同修让你去呢，车上有地儿。”我悟到这是师父借她的嘴点化我让我走出去，不能呆在家里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我想三天都没出门了，今天一定要出去，于是我就往出走，想先上车等他们。

就在我刚要迈台阶出门时，一阵难忍的剧痛袭来，两腿突然失去了支撑力，象面条一样软软的一下跪在了台阶上。我回头看他们谁也没注意我，还在找东西，我意识到旧势力不甘心，不让我出去，刹时我想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

怨。而同修们被我指责的眼神更加发直、发呆。我多次闪过放弃的念头，但又无数次的坚定自己的正念。

师尊说：“很多大法弟子都在说‘助师正法’、‘师父要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说的很坚定；一到师父真正让你去做那件事情不如你愿的时候，或者有一点难度的时候，你就一点也想不起助师的正念了。带着思想情绪，发出的念头起着阻碍作用。”[1]

今年五月份的一天，我去了几个同修家忙完后回来的路上，突然风雨大作，气温骤然变冷，酷似深秋。由于学法修心不足，我最近一直腿疼，身体被干扰的很严重。我家很远，需换车还要走很远的路。风雨大，雨伞打不开，我索性把雨伞收起，抱紧双肩任凭风雨抽打，双脚趟着雨水，继续前行。迎着风雨，思绪万千……我坚信风雨过后，将是彩霞满天，未来的宇宙，定会光芒万丈。从这天以后，我的腿好多了。很长时间了我打坐只有二十多分钟，从这以后我打坐又近一个小时了。

几个月过去，经过大家不懈的努力，相互包容理解，在师尊慈悲加持下，走过了最艰难的阶段。同修们对系统都有不同程度的学习、了解、掌握和提高。技术方向上，向天地行靠拢，以天地行为准。大家在自己的电脑上，反复练习了十几遍、几十遍，给自己装系统有了底气，基本走出了依赖状态。有的帮助其他同修学习使用新系统，学习使用明慧信箱，有的尝试着给其他同修装系统，有的学上天地行，有的在逐渐掌握新的技术。虽然还不能完全独立，但在各自小组系统的使用中，大多都能起到帮助和维护作用。分担了技术同修的工作量，减少了同修们找技术同修难的压力。

最近同修给我来信说：他已教会其他同修使用明慧站内信箱。又有同修来信学新的技术。还有几位同修来信说：他们几个人一起配合，给别的同修装了电脑，并祝愿我调整好自己。我真是激动感慨，感谢师尊用巨大承受为弟子开创锤炼的机会，感谢同修们的理解、包容和默默的努力。

有一次我去给一位同修装系统，结果其他技术同修早我几天给



今在此相遇，时间紧，不能叙旧。虽然我们不知这些年对方都经历了什么，但相视一笑，多少正法修炼的感慨倾注其中。今天我们并肩走在用技术助师正法的修炼路上。

这样第一批学技术的同修都各自有了提高，不同成度上充实了整体的技术力量。

## 二、普及技术

二零一四年四月份，我们有了 Windows7 系统盘，开始大量装系统。由于没经验，有的小组一起拿来好几个电脑，来了几个同修想学、想看。可是改装 Windows7 系统的过程中，每个电脑的不同，出现的问题也是千差万别，装的很不顺利，搞的我头昏脑胀，也牵扯了同修的精力，影响了其他救人的项目。通过学法交流，重新调整，每个小组各装一、两台，相互配合逐渐铺开。另外各小组都鼓励同修学装系统，这样对所装完的电脑的后期使用、维护，能起到很大的稳定、帮助作用。这样就各小组之中又有一些同修走出来学系统。他们中最大的七十二岁，最小的五十七岁。

这些想法是好的、很积极的，可是教、学起来真难哪！真是修心、去执、反复魔炼、摔打、配合的过程。也是对自己是否真正为法、为整体负责的真实考验。因为这些同修大多对系统不了解，只是简单的会上网、下载、打印而已。每个人的心性和基础又参差不齐。如在一起教，安全、条件等多有不便，分开教我就得起早贪黑的奔忙于各个小组之间。

在教的过程中各种现象表现出来：有的同修手里拿着教程，刚做完第一行的步骤，眼睛就看第三行、第四行去了，看错行了精力不集中。做完一个步骤就得当时反复的练，我就得等着。可是这样费劲教完了，下次去又忘了。还有的小组学的人多进度不一，刚做完一步，快的就做到下一步了，慢的没跟上来，还得重做。特别是有的人不用心，很费劲的教完了，下次去他说没教他。还有的有点基础的同修，不是按着我教的方法去学，而是要按着他的习惯去学，这就打乱了我的思路。我的心受到强烈的冲击，承受到极限几乎濒临崩溃的边缘，随之而来的是对同修的指责、抱

你做主” [1]的法，给了我无穷的力量。我双手扒住门框，凭着手臂的力量一咬牙站了起来，并一脚迈了出去。

那真是柳暗花明啊！我一出屋，顿感浑身轻松。师父又一次为我承受了。感恩的泪强忍着还是落下来，“师有回天力” [2]啊！谢谢师父！从车上到同修家，我一直发着正念，安完锅又和他们去另一同修家学法，学法小组的能量场，使几天病业假相折磨后憔悴的我顿觉舒服。回到家已晚上十点多了，这一夜我睡的非常踏实。第二天完全恢复了常态。

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在同修们的正念加持和鼓励下，历时将近一年的魔难，一天就过去了。我深深体会到：坚定的信师信法，才是闯出魔难的关键。

反思这次之所以受到严重病业干扰，主要原因就是学法少，发正念也少了。那段时间除正常打印资料外，还要打印大法书十几套，工作量一大，就起了干事心，恨不得一下把事做完，做事不在法上，打印出来的书有很多字迹不清，浪费了大法资源，造了业。打印机也常出毛病，越急越来事。又因老伴儿住院重症监护，常跑医院，挤掉了学法时间，给了旧势力迫害我的借口。教训是深刻的，今后一定把学法放在第一位，按法的要求做，再忙也要学法，才能走好修炼的路。

修炼是严肃的，师父讲越到最后越要精進，路是艰辛的，使命是神圣的，在这正法最后的最后，我们就听师父的话，正念正行，只走师父安排的路。圆满随师还！

初次投稿，请同修慈悲指正。合十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

[2]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师徒恩〉

正法路上坦荡荡

文 / 河北大法弟子

尊敬的师尊好！

同修们好！

### 难中得法

二零零二年，我久病不愈，生命垂危，自己把后事都安排好了。有一天，母亲跟我说：“闺女，你没事，死不了。我晚上做梦梦见你有‘天龙保’。”当时我没有在意。过了几天，一个法轮功学员送给我一本《转法轮》。我心想：正好，我正想看看法轮功是咋回事？共产党迫害这么厉害，这些人都不怕，该咋样咋样，这本书一定有他不寻常的地方。我用了多半天时间把《转法轮》看了一遍，只知道教人做好人，没看明白，继续看……

后来我弟弟知道了我炼法轮功，坚决阻止，我学着大法弟子的样子说：“就炼！谁也阻止不了。”真象师父说的：“虽然旧势力它在控制，可是还是挡不住，很多人还是要进来学。”[1]就这样，我走进大法修炼中来了。

一直到二零零九年，我都是处于独修状态，书看的少，家里活很忙，晚上学法老是迷糊。那几年我就看《转法轮》，同修借给我两本各地讲法，我也没看懂。《明慧周刊》上的文章，对我有很大的促进。其中有一篇文章，写讲真相，我看了很感动，心想：这么好的法遭不白之冤，我也要讲真相，法轮功是教人做好人的，是被冤枉的，要叫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个真相！

我丈夫是开车拉粮食的，我跟车，走到哪就把大法真相讲到哪。到二零零九年找到整体时，我讲真相已经讲的很顺手了。当时我不明白多少法理，可我知道，我的命是师父给的，我把一切都交给师父，师父叫干啥就干啥。

### 勇猛精进

二零一零年秋天，协调同修为了能让我看更多的大法书，鼓励我买电脑，将师父的讲法下载到电脑上。我每晚如饥似渴的看，看两讲《转法轮》再加一本各地讲法。不久协调同修又给我搬来了打印机。我心里那个高兴啊，我以后也能打印了。明慧网上的

特别是在我们当地，由于早期诸多原因，有很多同修手中的电脑是联想牌子的，这个品牌的电脑装 Windows7 系统不太合适，装 XP 驱动又有难度，使用不了多长时间，而且这样电脑的数量还很大，真是难办。有一天一位同修找我装笔记本电脑是联想的，而且是新买不长时间的。我大为不解：“天地行”一直不提倡国产电脑，可为什么到现在还有人买联想呢？经交流得知很多同修，包括上网的同修都不重视上“天地行”，也不注重学习了解技术。有问题就找熟悉的同修，依赖同修。而同修知道的也很有限，就出现了这种现象。这台电脑我怎么也装不上驱动了，搞的我身心疲惫，不得已放下不装，回家了。回家后我突然出现天旋地转的眩晕症，头不能抬，眼不能睁，呕吐不止。在同修发正念等帮助下，症状有所好转。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因为最近一位装系统的技术主力，因家庭魔难不能出来；还有一位维修打印机的主力同修，出现了两次邪恶干扰：一次是突然出现车祸，另一次是突然吐血晕倒，虽然经大家帮助转危为安，但还很虚弱。当然这里有当事同修向内找的地方，但无疑也是邪恶冲着整体的技术而来。要想否定迫害，就要普及技术，遍地开花。

急、愁都不是办法，就是学，迎难而上。二零一三年末，我开始从天地行下载 Windows7 系统的初级教程，又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专门学习 Windows7 系统，用同修给的一个原版 Windows7 系统盘，反复的学习、了解、掌握 Windows7 系统技术。为将来装系统做铺垫，主动突破难关。同时我又把教程推广给同修，鼓励大家主动了解 Windows7 系统，突破畏难情绪，为熟悉使用 Windows7 系统做准备。同时与大家交流，找些有基础想学装系统的同修。再四处打听哪里有已成型 Windows7 系统的同修教我们。这样经过多方努力，我们片区组织了多次 Windows7 系统学习交流。

在学 Windows7 系统的时候，遇见了当年第一个教我学电脑的同修。当年我一无所知，是他引我上的明慧网，他讲的他学电脑的坎坷经历和不懈的精神，一直鼓励我多年。已经多年不见，如

谢谢同修！

注：

[1]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李洪志师父经文：《精進要旨》〈何为忍〉

[3]李洪志师父经文：《美国中部法会讲法》

[4]李洪志师父经文：《精進要旨》〈修内而安外〉

[5]李洪志师父经文：《休斯顿法会讲法》

[6]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零三年元宵节讲法》

[7]李洪志师父著作：《洪吟三》〈人生为何〉

## 普及技术 迎难而上

文 / 大陆大法弟子

正法形势突飞猛进，师尊用巨大承受赢得了时间，弟子以无上崇敬的心情将一年来的修炼体会，汇报给师尊、奉献给未来。

### 一、迎难而上

我是老年弟子，学装系统时间并不太长，XP 刚刚能应付装上，就又面临升级到 Windows7 系统。经常帮助我的一位技术同修，是当地的技术主力，突然出现了家庭干扰，不能走出来，不能参与到装系统升级的项目中来。这对于基础薄弱的我无疑是当头一棒。

当时没有可行的推荐系统，技术同修也没有具体的成型方案，而且又不知道到二零一四年的四月份，XP 系统是否能再用了。可要买电脑的同修、要装系统的同修却一直都有。装 Windows7 系统还不成熟，装 XP 系统又用不了多久。这样思路上的徘徊、技术上的欠缺和同修们要装系统的迫切，搞的我焦头烂额。有一位同修买了一台宏基笔记本电脑带的是 Windows7 系统。因为没有成型的干净 Windows7 系统，回来后只能装 XP 系统。可是驱动却成了问题，费了好大劲装上后，不长时间系统崩溃了，不稳定还得重装。还有一位同修也买了宏基笔记本电脑，改装 XP 后，图象出不全，经常死机。反复重装弄的我心烦意乱。

今日文章、真相小册子，我看着好就打印出来，太方便了，不用再跟协调同修要了。

随着学法越来越深入，正念也越来越强，整个身心都沐浴在师父的佛光里，从内到外都透着正信正念，那时状态很好。我是在迫害最严重的时候进来的，自然不怕，怕就不进来了，做证实大法的事坦坦荡荡，没有怕心。哦，话说大了，不能说没有一点儿，只是怕心小。

我老是骑个电动车讲真相，看到路边的人，就大大方方的说：“唉，过来，过来，给个好东西。”别人说：“什么好东西？”我拿出神韵光盘，说：“光盘，可美啦！那个美啊，别的地方哪儿都看不到，那个气势可洪大啦！场景美、音乐美、服装美、舞蹈美，整个就是一个美，是中国正统的传统文化，世界一流的秀，看了这一辈子都不后悔。”我把那个气氛宣扬的美透了，也真是这样。一般都要，开始不想要的也会改变初衷：那我也看看！接下来我会问：有 DVD 机子吗？电脑也能放，再不行找有 DVD 机子的，你们一块看，看着好，传着看，有福报！

光盘多的时候，我整箱带着去发，电动车后边带着一箱光盘，前边车筐放一大包，转一圈还没发够就没了，最后只能说：就这一张了，你们轮着看吧。

我家是资料点，经常给同修送真相资料，讲真相的路线一般也就那两条，经常走经常讲，那些人都熟了，都象亲人一样。看过光盘后，很快反馈回来，有的说：你给的那个光盘真好！有的说：我找影碟机看的，好几个人一起看。

当然也不都这么顺，也有不听的，还有打电话报警的，很少。一次，我送给一个人《九评共产党》，他一看是法轮功的，就要给派出所打电话。我不相信他会打，也没往心里去，一直给他讲真相。结果他真打通了，说：有一个人在这发《九评》。我一听，才反应过来。这时又过来几个他的同伴，我也不害怕，就说：“你这人怎么能把一个好人送到派出所呢？共产党现在这个烂摊子谁不知道？”他说：“我就是共产党。”我一听这个人这么邪，对



他的几个同伴说：“劝劝他，他怎么能这么做？”说着我推起电动车就走，他想拦也没拦住。我立刻意识到我的修炼有漏了，否则不会出现这种事。师父说：“很多证实法的事不是没有办法，再难都有你们走的路，尽管那个路比较窄一些，必须得走正，稍微差一点、不正一点都不行，但是呢，你们还是有路。也就是说大家走正它。”[1]其实近一段时间我也感到干扰很大。回家后大量学法归正自己，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好一段时间才把环境顺过来。

晚上贴真相、挂条幅，压根就没想到还有一个“怕”字，整个身心都在做，说忘我也可以。在我看来：你只管做，谁管那些事。贴真相时碰到人了，就给他讲真相；汽车、骑摩托车路过，心动也不动，该干啥干啥；摄像头，没想过它能怎样。有一次嫂子跟我说：哪个哪个摄像头里有你。我说：有又咋啦，谁不知道我炼法轮功？丈夫说：你一个人把村子里闹的人心惶惶的。我心里说：能把村子里的人都正过来才好呢。

再说说庆祝“五一三法轮大法日”挂条幅的事。晚上十点多钟我骑车去邻村挂条幅，选了一个地方，看看左右没人就往高处扔，扔了几次没扔上去。这时感觉背后有人在看，回头一看，还真有一个人离我不远，我没管他，还扔，条幅挂上了。我推起车子冲那个人走了过去，走近一看，是个男的，五十多岁，我说：“你干啥呢？还没睡？”他反问：“是法轮功吗？”我说：“你知道法轮功是咋回事吗？”他说：“不知道。”我说：“法轮功是一群好人，讲三个字‘真、善、忍’，这三个字好不好？”他说：“好。”我一听，还真是有缘人。我推着车子，他跟着走，边走边讲真相，用我的亲身经历讲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讲共产党腐败，讲贵州藏字石。他都很认同。他也给我讲了他生活中遇到的神奇事。

不知不觉又到了一个路口，位置挺好，再挂一个，我拿着条幅就往上扔，没扔上去，他看我力气小，就说：“让我帮你扔吧。”我想：大法弟子挂的条幅救人效果才好呢。就说：“让我吧。”

说完后，情绪又低落下来：“你说，你修成了，那我咋办呢？”我说：“也修呀，人来到世上，就是为了修炼，这是天机，只是人不知道，除了修炼没别的出路。就说你，成天抓挠人那点东西，不知何时无常到来呀。”她说：“我盘不上腿呀。”我说：“那都小事儿，学法修心才是根本。”

我告诉儿子：“你要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这句话，告诉你所有的朋友，只要他们能够相信，你就是救了他们。”儿子说：“是是。”我说：“讲不明白你就领到家里来，我给他们讲。”一次，我打电话让儿子回家，他说：“不回去啦。”我问：“在干什么？”儿子说：“和朋友在一起，给他们讲那什么什么好，那什么什么好（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听到儿子这话，我想，不管他讲的咋样，那在另外空间里也同样是惊心动魄的。

有几次，儿子慌忙跑回家：“爸，快把书藏起来，我有个朋友说：又抓你们人了，这几天你就别讲了。”我说：“咱能见死不救吗？”儿子说：“我看你讲的不少了，停停吧。”我说：“这是使命，儿呀，你不懂，使命呀。”

当时我想：如果不是师父，不是修大法，我这个儿子还是儿子吗？我这个家还是家吗？就连不死不活的我自己，恐怕不知到哪里去了。

## 后记

同一个家庭，修炼前后两个天地。能在家庭魔难中走过来，不是我丝毫的本事，是师父慈悲的苦度结果，甚至推着我往前走，每一步，都沁透着师父的心血；每一点提高，都蕴藏着师父对我的巨大付出；点点滴滴的认识和提高，都是师父慈悲苦度的结果。没有师父就没有我的一切，更不可能有我的今天。写到这里，真有辛酸落泪的感觉，师父的慈悲是我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正法结束迫在眉睫，我一定要精進再精進，一定要达到大法的标准，跟师父回家！

谢谢师尊！

说：“那以后讲真相，我帮你，看谁敢抓？”从此，我手里有大法真相资料时，她偷偷的帮我往外发；我手里有了真相币，她帮我花；我讲真相时，她在一旁帮腔：“退吧，退吧，共产党有什么好处？……”

师父说：“多看人家好处，少看人家不好处。”[6]这些年，我尽量看妻子儿子好的一面，不争人的理，家里无非就那点事儿，一辈子就那些话题，有什么说的？和他们说话时不往痛的地方撮，不揭短，不把不好的物质往对方空间场里打。当你正念足时，真能改变周围的环境，甚至有时候你笑一笑，周围都是一片阳光；你低沉个脸，周围都是阴云密布。自己的场正了，一切都在慢慢的变，我们的存在，就是众生得救的希望。

一段时间，我做饭时，总喜欢唱神韵的一首歌《人生为何》，震撼心灵的歌词，唱的心里发热，眼泪欲流：“人生百年为谁忙 名利亲情挂断肠 曲终戏散谁是我 苍天无语两迷茫 大法洪传在身旁 了解真相指迷航 唤醒众生明善恶 找回自我回天堂”[7]。

妻子说：“这歌词真好听，你给我抄下来，我也唱。”于是，我抄下来贴在厨房的墙上，她就一遍遍的背。一次，我和妻子上街买菜，她给一个买菜的女人说：我给你念一首歌吧：“人生百年为谁忙 名利亲情挂断肠 曲终戏散谁是我 苍天无语两迷茫”[7]。对方很惊讶：“哎呀，大姐会做诗？”我说：“这是法轮大法的歌词，好吗？”对方说：“好，好。”“那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记住了，记住了。”妻子接着说：“大法洪传在身旁 了解真相指迷航 唤醒众生明善恶 找回自我回天堂”[7]。对方说：“看你们俩口子，真幸福。”我们一起给对方做了三退，买上菜，高高兴兴回家了。

妻子每次给单位出差，都恭敬的给师父敬一炷香，嘴里念念有词。我问：“说什么呢？”她说：“求李老师保佑我出门顺利，保佑咱全家发财。”我说：“佛不管发财的事。”她说：“瞎说，佛什么都管。就说你，修炼前谁能管，现在好了，就李老师能拿住你。”我说：“你看我能修成吗？”她说：“能！肯定能修成！”

又一扔，“噌”上去了！临分手时我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遇到危险就能转危为安。他点点头，说：“记住了。”

又到了路口，刚想挂条幅，过来一个女人，手里拿着手电筒照了照我，说：“你不是某某吗？”我一听还认识我，就说：“是，这么晚了，你还没睡呀。”她说：“没有。”她走过来，我就给她讲大法真相，她听的很认真，还让我这几天给她送神韵光盘。这次挂条幅，是她用手电筒给我照着挂上去的。

### 任重志坚

我修炼时间虽短，可证实大法的事样样落不下，安装新唐人我也做。四十五、六岁的中年妇女给人家安锅，还着实让人觉得新鲜。刚开始和本片协调同修接触时，我只是帮她做光盘。没多久我就有了自己的电脑和打印机，开始自己做资料。电脑还没摸熟，又开始学安锅盖。

当时推广新唐人，每个村都有要安装的，可技术同修老是来不了。给人家说好了，半年了也安不上，等的我都不耐烦了，心想：自己要是能安装新唐人就好了。刚这样想了没两天，协调同修让我去他那里一趟，到那一看，是让本地四个同修跟技术同修学安锅。真是想什么来什么。我学的很用心，结果就我一个人学会了。

刚开始在自家调试，心里还没底，邻村同修就催着去给他们村安，去就去吧，就这样一个人上阵了。

心里没底，先给同修安，安不成也知道是刚学的，不丢人。结果三下五除二，锅盖调好了，机子也调好了，新唐人电视台就出来了。第二家也是同修，很快就安好了。第三家是常人，一个三十来岁的年轻妇女，我在房上调锅盖，她在一边看着。真神，一调就成，信号还很好。这时她说话了：我就是想看你能不能安成，还真成了。下了房，在电视上一调新唐人台又出来了，还真利索。一下午安了三家，整个过程迷迷糊糊的就安好了。每想起这些，都深切的感到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2]。

最近看师父的一段讲法，颇有感触：“其实我早就讲过，你们

心态很正的时候特务是不敢在这里呆的，他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被正的场同化了，因为大法弟子发出的纯正的这个场啊，会消除人所有思想意识中不好的东西，纯正的场就解体它，解体人意识中一切不正的东西，这就是救度与慈悲的另一种体现。人意识中不好的一切都给他解体没了，他就剩下单纯的思想意识的时候，人就会认同正的、善的，他不就同化了吗？那么，再一个选择就是赶快跑掉，因为坏人的思想业力与不好的观念害怕解体。”[3]

在助师正法的路上就是要坦坦荡荡。

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合十！

注：

[1]李洪志师父经文：《二零零四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

[2]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3]李洪志师父经文：《各地讲法三》〈二零零三年美中法会讲法〉

## 新学员：悟法理 救人急

文 / 重庆大法弟子

我是二零一三年十月走入大法修炼的企业退休职工。在十多年前，我妹妹给我讲起法轮功，我听不进去，认为自己身负家庭和工作的担子，无暇顾及；看《转法轮》时，觉的书上的字直晃，不能入心。就这样，我耽误了许多年，才有缘再次接触到法轮大法。

### 一、走入修炼环境

二零一二年的一天，我在家中接到一个陌生电话，说要我送一款我一直在销售的产品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认为这是一个陌生的客户需要服务，就这样，我见到了甲。她年轻漂亮，讲话亲切可信。原来她是受我妹妹之托来给我报平安的。

因为妹妹多年来不改初衷，一直在修炼法轮大法，经历劳教、判刑，还遭受酷刑。当被非法关押七年后刚回家，又被非法抄家。

将来你的儿子也这样折腾你，整天泡在网吧里，你是什么感受？这不是正道呀，对不对？”儿子说：“嗯。”这件事，被身边的一个朋友看在眼里，他惊讶的说：“你跟儿子还这么客气？服你了，要我这脾气，早巴掌上脸了，还跟他来这个？”我说：“我师父告诉我们：炼功人讲究对谁都好，何况自己的孩子？”

对于孩子，其实我们心里都埋藏着许多对他们的希望，希望他们将来如何如何……你要放下这些希望，不用指望将来他有多么优秀，有多大的作为，即使他真出息了，那也是他命里该有的造化，命里没有，累死你也白扯。他的生生世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与你没有半点关系，转生到你家也是临时的几十年。如果他真成了气候，那也不是你的功劳，一切都有神在安排，你不过是站在他的树下乘一会儿凉而已，一散伙什么都结束，来世谁是谁呀？

众生是平等的，儿子也不例外，谁错了都有个理在衡量着。一次，我训了儿子一通，他一天没回家。我打电话说：“儿呀，我怎么老犯错误呢？”儿子以为出了什么事，说：“咋啦？”我说：“我怎么老是惹我儿子生气呢？”儿子笑了，说：“你看看这几天，老沉个脸，还说我错了。”我说：“哪里，是爸错了，爸爸修的不好啊。”儿子回来后，我心态祥和的跟他说：“儿呀，你觉得刚才爸爸是在给你赔礼道歉是吗？师父可是说了：‘儿子不孝顺父母，下回倒过来，就是这样轮来轮去的。’[1]你今天怎么样对我，你的子孙就怎么对待你。这叫什么？这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天理，懂不懂？”儿子看了看我，无语。但我看出，我的话在他心里还是起了作用。

那些年，我讲真相妻子总是挡着，特别有本县同修被绑架时，她软硬一起来：说：“跟你过日子，整天担惊受怕的，你能不能不跟别人讲？警察知道了，这个家不毁了吗？”我说：“我也知道危险，可将来有一场大淘汰呀，咱知道这事，能见死不救吗？就说，你圈子里那些朋友，大灾来时，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不可惜吗？只有让他们知道真相才能得救。”妻子见挡不住，就



就是在不断割舍人心的过程中向神靠拢，不断的靠拢，够格了你就圆满。

儿子的明显变化是遇事也能和我商量。一次失恋了，象个病猫似的躺在床上，不吃不喝，还掉了几滴眼泪。妻子急得没法，问我咋办？我看儿子被情折磨的痛苦样子，笑着跟他说：“儿啊，你对她那么好，她把你甩了，这说明什么？说明情这东西靠不住呀。”于是，我就给他讲师父的法，讲怎样做人？讲这事怎样处理才对……他心里轻松了，爬了起来，也吃饭了。

对孩子的教育方法，很长一段时间我把握不好，态度硬了，他比你硬；你发火，他比你还火。但我清楚，再难，都有我的路走，期间的分寸只有在不断放下人心和学法中才能明白怎么样去做。师父说：“有人管孩子也发火，简直吵翻了天，你管孩子也用不着那样，你自己不要真正动气，你要理智一些教育孩子，才能真正的把孩子教育好。小事都过不去，就发脾气，还想长功啊。”[1]师父告诉我们理智教育孩子，什么是理智呢？我就会简单粗暴，可这招不灵呀？后来悟到，我还是看重了结果，过程才是最重要的呀！过程中需要理智和智慧，管孩子时，不要把自己摆高了，要有祥和的心态，别绷个脸象上课，平等商量，要站在对方角度想问题，抱着为他好的心，这样，说出来的话有慈悲的力量，他听了也不烦，他会感到你那颗为他好的善心，这样的效果比你扯着嗓子吼半天好多了。

一次，儿子出去玩两天没回家，妻子打电话也不接，她生气的训我。我说：“别生气，看我的。”打电话前，我发出强大一念：“一切操纵此事的邪恶生命立即解体！他是一个好的生命，必须立即接电话回来，是我带动他，不是他影响我。”于是，我给儿子打电话，他马上接了，我说：“儿啊，你已经两天没回家了，用不用我给你送饭去？”儿子忙说：“不用不用。”我说：“马上回来，爸爸想你，咱吃饱喝足了再玩，行吗？”他说：“我再玩一会儿。”我说：“别啦，要不，我打车接你去？你得想一下我们的感受呀！”他说：“是是。”儿子回来后，我说：“假如，

幸好，她早一步离开，否则当天就会与另外四名同修一样也被抓。她被迫流离失所，不便与我联系。我心中一直牵挂着她，也不知怎么与她联系。

真的感谢甲给我送来了盼望已久的消息，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她对我说，你们姐妹情深，你妹妹对大法这样诚挚，你也不妨看看大法的书籍，了解了解大法。大法对教育子女如何做一个好人也很有帮助的。通过几次的接触，我知道她是好人，有文化，也不会对我说谎。于是在二零一三年五月，就请来一本《转法轮》，按她所说每天坚持读一讲，连续看完后，又反复看了几遍。这次看了书后，我明白了很多道理，解开了我心中多年的迷，明白自己为什么遇到许多不平之事。也明白了自己人生的真正目地：当人不是目地，是为了助师正法而来。

之前多年的党文化教育让我不敢去触及更多的真相，让我错失了走入大法的机会。在去年九月份单位组织体检时，发现两项指标均指向癌症，医生答复用药一年后再复查。同时体检还查出大米中度不耐受症（需要不吃或少吃大米），觉的连米都不能吃，那就没有活路了。我多年有病的身体（心脏病、脑血管变形、高血脂等症状）出现了更严重的情况：心神不宁，烦躁不安，晚上失眠，还头昏头痛。这次能走入大法，也是师父安排。

就这样，从二零一三年十月十六日开始，我一边学法，一边炼功，五套功法一步到位。特别在盘腿上吃了苦，单盘虽一开始就咬牙坚持半个小时，痛的汗水直冒，泪水直掉，过后不断增加盘腿时间，三个月单盘到一个小时。现在炼功不到一年，身体的各种不适已不见踪影，期间我明确感到师父为我抓走使我头痛的另外空间的灵体，虽然拿掉时揪心的疼痛，但一觉醒来就不痛了，也没有不适的感觉。

## 二、感受大法神奇威力

记的修炼大法一个多月，我有幸随同修甲去到外地营救另一同修刑满出狱。当时我是一个初学者，但我已溶入法中，每周参加学法小组学习，将同修视为自己的亲人一样。在行动当天，有同

修传来条子说让我在住地发正念，不要到现场去。但我想到我们已经是一个整体的一部份，我想到来之前所做出的承诺，我没有留在住地，而是一大早就赶到离监狱很近的一个同修家发正念。

三个同修与我坐在一张床上发正念。我明显感到身下的床直晃动（后来她们对我讲这是一个能量场），并感受到自己在立掌时指尖阵阵发麻，有过电的感觉。发了一个多小时正念后，传来消息监狱不肯放人，当地“六一零”来人，要接回当地派出所。

突然听到窗外有滴水声，有同修悟到有漏要向内找。这时我妹妹同修悟到，我们不能听邪恶安排，我们要听师父的，听大法的安排，要在法上去悟，要用神的办法去做，而不是用人的办法去做事。原来有的同修想动人力去抢人。就这样，大伙一合计，凡是在现场的和没来现场的都继续发正念救人。有天目开着的同修讲在她的层次上看到这边正邪大战：天边来了黑压压一片，发正念灭掉一批又来一批，一直僵持不下，连中午饭都是轮流去吃，正念不止。

其实我在听到当地“六一零”派人来的消息时，悟到：我们要找到解决这事的症结上去，既然来了，那他们也是带着目地来的……但我妹妹说我悟错了，我就没吱声了，因为我怕自己是新人，也许妹妹是对的。

直到下午四、五点钟，双方不断的接触事情仍没进展，我只好将我所悟到的与另一个老同修讲了，他听后连声说悟的对，准备马上打一位派出所“六一零”人员的电话。同修甲说：“我有他的电话，马上打，理由很充份，家人都到现场了，让他打消把同修带回当地的念头，让派来的六一零人员自己回去。”这边全体同修就对接电话那边发正念，电话打完，大家都暂时松了口气。有开天目的同修在这次行动前梦到：师父在给大法弟子们考试，试卷前半部份选择题全是“×”，而后半部份的应用题全是“√”，最后还看到被判刑的同修与她丈夫手牵手走出监狱大门。

这时候监狱那边传来消息，让她丈夫去复印身份证，同意放人。就这样，我们大家顺利接出了狱中同修，安全撤离现场。同修们

对他起一定的归正作用，但我明白：我代替不了他，也别想改变他分毫的生命轨迹，他漫长的生命岁月不是我能看透的，也不是我能说了算的。今世的相遇不过是临时站个脚，只有万能的佛法才能使人回升和改变外，其它什么都是枉然。

我对于儿子的认识有了根本性改变后，慈悲心也大了，能为他着想，包括他的一些生活细节，比如：把他的脏衣服洗一洗，天冷时告诉他多穿些衣服……我的心性提高了，儿子的变化就明显。比如：吃饭时儿子喜欢干的，一看是粥，就不高兴。这时妻子便哄着：“妈给你做干饭。”之初，我的观念被冲击后很反感：“从祖上到我这辈子，都是小辈随老人，这理不能反过来呀？”可是妻子倾斜儿子那头：“还炼功呢，孩子好不容易在家吃顿饭，你倒是吃饱喝足了。”我说：“不能惯这毛病呀？谁是爹？”儿子一看吵起来了，饭也不吃，转身就走。妻子一看儿子走了，火气来了，兜头盖脸把我骂一顿，筷子一摔，饭也不吃了，闹的不欢而散。

我错了吗？我错什么了？从法中想了一圈，我认识到：还是我错了，师父告诉我们：“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的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1]我悟到，我的观念得改变，不就吃顿饭吗？换个角度看问题，改变一下自己对儿子的观念，咱不对立，不就和谐了吗？

再吃粥时，我对儿子说：“儿呀，我亲自给你炒碗干饭，稍等。”开始，儿子也不客气，大模大样的等我给他做。可是几次后，儿子变了：“爸，别做了，我和你们吃一样的。”我笑着说：“别呀，别把我儿饿坏了。”一旁的妻子说：“嗯，这才像个炼功人样子。”

在家里，我总能给他们带来一片祥和的春天气息：我唱大法弟子的歌，我炼功，我讲一些轮回故事和大法真相……他们由过去的反对，到后来的默默听，再之后，有时还插几句。我看到，在这潜移默化中他们就在变。更重要的是我自己，我认识到，修炼



会变化！我的亲人，都是最优秀的，最起码，他们是下一批法正人间后得法的精英。

那些年，我最着急的，就是怎样让妻子、儿子正面认识大法，不被恶党的宣传所影响，因为我看到：不管我怎样讲大法好，他们嘴上常常挂着恶党宣传的那些邪说。我想：我连自己的亲人都不能救度，还怎么去救度别人？怎样来证实法的伟大与美好？师父告诉我们“修内而安外”[4]。我相信，自己正的场，正的行为，正的品行表现，就能影响和带动周围的一切。说到底，还是要在法上明白，在法上提高，明白越多，放下的就越多，他们的变化也越快。

家是情的场所，每一个亲人情的千丝万缕都紧紧拴在你的心上。一个常人足可以被情魔的天昏地暗死去活来；一个正念不强的修炼人，也会被情拖的精疲力竭难以精進。当常人时，我很重情，修炼后也是被情伤害的伤痕累累。很长一段时间，我有这样一种认识：我对妻子和儿子那么好，他们还这样对待我？在家里我付出这么大，他们还挑剔，心里有种不平感。

师父说：“大家来到一个家庭也好，来到世间也好，就象住店一样，小住一宿，第二天就散伙，来世谁认识谁呀。你周围就有你以前恩爱的丈夫和其他亲人，你认识吗？他认识你吗？”[5]师父这段法，我不知看了多少遍，感到这是“大天机”。我悟到：生命在生死轮回中的来来往往，表面看和你沾亲带故，为了爱恨情仇死去活来，其实，这些不过是为了报恩而报恩，为还债而还债。合了散，散了合，不得佛法修出三界，最终的结局只一个：

“继续轮回和毁灭”[1]。人间旅店的临时组合，不过是相互讨债或报恩的平台。如果不是师父把这些真机讲给我们，如果不是遇到大法，在这茫茫苦海的轮回中还有我的彼岸吗？悟到这些，我心里一下子轻松了起来，放下亲情也就容易了。

我体会到：对儿子的执着放下越多，他的变化就越大；不看他的缺点看优点，心里就会对他产生好感。儿子是众生中的一个啊，前世他是谁？来世他是谁？再来世呢？再再来世呢？我的尽责会

讲，是师父借我的嘴点化大家，使事情能够圆满解决。我从中感受到大法的神奇，真是“弟子正念足 师有回天力”[2]。我见证了师父的伟大慈悲，同修们的配合坚持，也为自己能成为其中一员而感到高兴。

### 三、悟法理，救人急

一次在炼静功时，我想到师父多次讲到救人急，就心中默想：师父，这真的很急吗？师父点化窗外的画眉叫道：急！急！急！从这以后，我更知道肩上责任重，师父的操心。同修甲讲：你是新学员，当你悟到要救人时，就顺其自然的去做就可以了，不要强求。我悟到如果自己的层次不高，不修好自己，就救不了比我层次高的人。就这样，我坚持每天三点四十起床和全球大法弟子一起炼功，五套功法加发正念，然后休息一会就学法。师父多次为我调理身体，感到两次灌顶，从头到脚如通电一般，身心感到通透和舒适。

就在我妹妹同修过年回家时，我约见了几批老朋友见面吃饭，我们相互配合，她主讲，我发正念，所到之处老友们都做了三退。亲朋好友们明白真相后都感谢我们姐妹，我想更应该感谢师父，是师父救了大家呀！

有时我心中正想到某人时，师父也会让其突然出现在我的视线中，我上去问候一下，三言两语就做了三退，在过年期间，我妹妹同修算了算，共退了四十余人。

我有一个外地亲戚，年过七旬，人能干会讲，是全家六姐妹中的老大，也是家里的顶梁柱，大事小事她说了算。她的丈夫得了重病，妹妹想救她丈夫，亲戚的丈夫本已点头认可三退，见到亲戚不同意，自己就后悔了，后来病重去世。

我得法后，意识到那位亲戚阿姨比较顽固，得用心与她交流，就邀请她到家中住。阿姨来到我身边，我们同吃同住，边聊家常，边穿插讲真相。她重复邪党污蔑师父的谎言。我耐心的给她解释：邪恶就是喜欢造谣生事，师父在法轮功被迫害前就去国外



传功讲法了，哪里是什么发财、享福呀，什么战友的言论也是胡说。我就让她看我手中所有的真相碟片，她逐渐明白了很多真相和道理。

住了几天后，我就自然而然的问她：今天我要到朋友（同修）那里去，他们可以帮你办三退。她同意了。我又给她讲叔叔也可以退。她有些疑惑：他走了，怎么退？我讲：亲人点头即可，你点头就行。她答道：给他退吧。因为她知道不做三退的危害，不退会下地狱受罪。我和妹妹的这块“心病”终于消去了。我的这位阿姨又高高兴兴的在家住了二十天才离开，并带走了一些真相资料回去让家人看，下次，我会找时间去为她家人做三退。

有个外地的侄女回来，打电话约我吃饭，我欣然同意。到了一看，她夫妻俩、公公、弟弟及弟媳一共五人，边吃边聊，他们都认可我所讲的真相，并拿了些真相资料回去看，当场都做了三退。侄女高兴的说：我这个舅妈好，有什么好事总不会忘了我们。她一家人都是第一次见到我，就这么相信我，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1]呀，是师父让我救了他们一家。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就分享这些，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指正。修炼是一条严肃的路，我要做的还有很多，要更加精进，跟上正法进程。

注：

[1] 李洪志师父著作：《转法轮》

[2] 李洪志师父诗词：《洪吟二》〈师徒恩〉

## 妻儿都是众生的一员

文 / 内蒙古大法弟子

尊敬的师尊好！

各位同修好！

我这个即将破碎的家庭，修大法后枯木逢春，是师父挽救了我，挽救了我的全家。

“咋能被车撞了？那么大的活人，啥事也干不了。”我心态平和，知道这是咋回事儿，立即打坐，双手合十，谢谢师父的救命大恩，心里涌荡着感恩的潮水。

## 让妻儿正面认识大法

7.20 邪恶迫害大法后，妻子警告我：“想炼，就在家炼！别给我惹事儿，更不准出去和你们人接触。”有同修来时，她就往外撵。一次，我给人讲大法真相时，她知道了，回家把大法书和炼功带全摔在地上。这下我火了：“大法是好是坏，别人不知道，你不知道吗？想离婚，行，想不让我学大法，没门！”那次，我坚如磐石的心发出的每个字都震慑着她，她看了看我，没再说什么。此后，她再也不管了，同修来找我时她也不往外撵了。

旧势力在家庭上想害人那真是易如反掌。如果没有法的威力和正念正行，那真的会被打得落花流水。在我感到最难时，我都坚信：是我改变你们，不是你们改变我，在家庭的环境里我是主角，我是一把手。钱，妻子可以管着；事，妻子可以张罗着，但我是当家人，是我在带动家庭的环境使你们向我靠拢，而且会越来越好，你们都是配角。我不能被旧势力操纵我的家人把我拿捏的什么也不是，在家里成了受气包，啥地位也没有。师父没有让我们这样修，大法没有让我们这样做，宽厚忍让是大法弟子的境界，好人不是好欺负的人，这是天理。

每次发正念时，我都加上一念：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清除妻子儿子空间场一切败坏物质，铲除操纵他们的一切邪恶因素！他们的生命是为法而来，应该有美好的未来。家人今世和我有这么大的缘份，我一定能改变了他们，救度他们。同时我要守住心性，过好每一关每一难，不能用这个理由障碍自己的提高机会。心中有法，过关就有方向，法学的好，关就能过的干脆。

我牢记师父的法：“我们都要守住心性，别人可以不对，我们自己不能不对。如果自己能守住心性，过一段时间这些事都会过去，不会长久，最后他肯定会由于我们自己修炼层次的突破而发生变化，保证是这样的！”[3]我相信，总有一天，我的家庭一定

儿子的魔性不亚于妻子，才十多岁，就交了一个又一个女朋友，还和社会小混混搅在一起，整天泡在网吧里。晚上半夜才回来，睡到上午十一点多，吃口饭再接着上网吧。见到我，脸一扭，连句话都不说。全家三口人，很少凑在一起吃顿饭。

一次晚上九点了，外面下着小雨，儿子还没回来，妻子心烦的数落我：“你就看书念佛吧，儿子也不找。”我说：“找到儿子又能咋样？回来还得走啊？”“你还像个当爸样吗？你为孩子做了什么？除了你那点事，家里头你管什么了？”我想是啊，这不是私吗？我不能滑过去，得提高上来。我不再争辩，放下书，出去找孩子。

外面细雨蒙蒙，马路上无人，只有昏暗的路灯在风雨中摇曳着有气无力的光。横穿马路时，我左右看看没人，便大步往前走。刚走几步，忽听背后有声音，刚想回头看看，还没等回头，就感觉自己被撞飞了起来。那一瞬，我大脑只有一念：“我被车撞了。”紧接着我发出强大一念：“没事！肯定没事！”这时，腿疼痛难忍，似乎筋断骨折血在流淌。我又一次发出强大一念：“没事！就是没事！”一咬牙站起来，也不看腿，径直向十几米外的摩托车走去。司机蹲在地上，双手抱头，我问：“你怎么啦？”他说：“我头疼，不行啦。”我说：“你起来吧，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没事儿，你走吧。”他立马站了起来：“大哥，你真没事？”我说：“没事，我要不是修大法的，今天躺在地上都不起来，送医院去住着都不出来。你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说：“是是，今天可碰到好人了。”临走时，他说：“大哥，我给你磕个头。”说着就跪下。我忙扶起：“不用磕头，告诉你的家人和亲戚朋友，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他感激的说：“记住！我一定记住！”说完后，便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消失在雨夜中……

回到家，我看看疼痛的左腿，被撞成黑紫一片，裤子和衣服也撕开了，一身狼狈相。儿子已经回来了，生气的说：“谁让你去找我了？我自己不知道回家啊？”妻子一边看着电视一边责怪道：

## 不堪回首的那段日子

在我们小县城，按说我的家算是不错了，工作称心，收入也可以，可就是夫妻性格反差大，常吵架，妻子是个“爷们式”的女人，拔尖儿，霸道。我也不是个省油灯，互相不买帐，两个性格强势的人走到一起，吵架动手摔盘子、摔碗那是常事。每次吵架后，一连几天我都打不起精神，乏力胸闷，身体被一口气折腾的象散了架子，只好躺在炕上生闷气，仗是越打越冲。

儿子长大后，经常逃学，整天玩游戏，在家里玩不过瘾，就上网吧，甚至几天几夜不回家。下班后，妻子到县城所有网吧找儿子，找到了骂孩子，找不到就骂我，有时坐在马路边哭成个泪人。为孩子，我俩打过无数次仗。妻子说话的杀伤力在我心里留下了道道伤痕。

让我最伤心的，有一次发现儿子在偷家里钱，一顿暴打才知道，偷好多次了，由几十元到上百元。心硬的我瘫坐在沙发上，伤心落泪：这不养个贼吗？

那时候，我感到生活无聊无味，精神的负荷越来越重，就感到人这辈子怎么这么苦？这种妻不妻，子不子的日子，还过个啥劲？

每次我和妻子“战火”之后，双方都发出共同的怒吼：“离婚！坚决离婚！”可是，每次都被亲戚朋友劝回来：“孩子这么大了，离啥？再找一个？不好再离？哪家不是这样过的？将就吧，老了好好了。”

我开始了自己的计划：偷着攒钱，离婚后不能没钱，攒多了钱，立马离婚。妻子也看透了我和她不是一心，她也有自己的准备：把家里的存折藏了起来，有点值钱的东西抓的紧紧的。

我们的生活质量在急剧下降。常常下班后两人就互相靠着，谁也不做饭，或者残汤剩菜将就一口，心里被怨恨装得满满的。不到三十岁的我，弄的一身病：头疼胸闷，肠炎胃溃疡……从头到脚没有不疼的地方，体重不到一百斤，脸土灰色，中药西药换样吃，旧病没去又添新病，死不了，活不起。多少次就感到日子好

像走到头了，可真要走那一步时，又不甘心就这样离开这个世界，冥冥中希望会有奇迹出现，又好像在等待什么。

### 师父拨正了我人生的轨迹

一九九六年夏天，我喜得大法。看师父讲法录像的第二天，师父就为我清理了身体。同修说：你根基不错，师父管你了，要好好修呀。那段日子，我身体越来越好，脸有了红晕，心情也好，真是轻松幸福，骑自行车走在街上，心里都抑制不住想大喊：“这回我可有救了！”我人生里最美好的时光，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每天，我感觉最充实的，就是学法炼功，走路也挂着耳机听师父讲法。

修大法后，我脾气改多了，每次读法时，都能找到自己的差距。可是妻子经常吆五喝六的训斥我，我象个小媳妇似的颠儿颠儿的干这干那，她虎个脸专找我的茬。好长一段时间，下班一进门，她的戏就开唱：“都在外面干活累着，凭啥我做饭呀？”我忙说：“你歇着，我做。”可是，饭做好了，她骂我：“看你把厨房弄脏的，猪啊你。”

后来我悟到：不是活没干好，是我这颗心经不住骂，修炼前，我的争斗心很重。我有这个心，她才有这个事儿，微观中那些山一样的魔性，她在帮我抖落，这不是好事吗？可我忍的很苦，很多时候做不到大法中要求的那种“修炼者之忍”。虽然法学了不少，但是得法很少，于是家庭关总也不断，总也没个完。

一次，我在外面买了一份喜欢吃的红烧肉回家。可是吃饭时没了。我问：“肉呢？”妻子虎着脸：“肉？你还想吃啥？”我一看，被倒在垃圾桶里。我说：“挺贵的，你咋倒了？”“讲究人谁吃这？山炮！”我知道，妻子意思不在这，她就是想治治我。我心想：这一关一定要过好，便笑了笑。魔难来时如山倒，过关就在那几秒。那几秒真是刮骨透心的疼，可过来后，回头看看啥也不是。

修炼前，我总想吃点这吃点那的，口味执着挺重。为此，妻子

没少治我，她做饭简单，经常是剩菜剩饭端来端去，我说：“你这是槽里有草饿不死驴呀。”她说：“可惜你还修炼呢。”每次说这话，我都想起密勒日巴：他能在那样艰苦环境里修炼，几乎是没吃没喝，他的底线是不被饿死能修行就行。这对法有多大的坚定心才能做到啊！比一比，我太幸福了，哪怕常年吃冷菜冷饭，都比他幸福万倍千倍。密勒日巴佛留下的这段修炼文化对我的触动是刻骨铭心的，我把密勒日巴佛作为我去口味执着的榜样，每次吃饭时，就一念：吃饱就行。

小时候家里穷，就喜欢过年，过年热闹，又有好吃的，有一种喜悦的满足感。可是每次过年，都被妻子搅的稀里哗啦，不是数落一顿弄得没了心情，就是为点小事翻脸骂一通。一次，父亲从乡下到我家过年，我直表现自己，拖地洗碗摘菜……跟妻子说：“今年老人在咱家过年，谁也别吵，顺顺当当的过年。”妻子说：“哪年不是你惹事？”我违心的说：“是。”可是说着说着，不知为啥妻子火就上来了，在厨房里摔的直响，最后年夜饭也不做了，往床上一躺看电视。父亲流着泪说：“是不是嫌弃我来了？”我说：“不是不是，她就那脾气。”当时想：如果不修炼，这事说不上啥结果。难过中也知道，这是去我看重年节的心，可是就是不愿意往下放，折腾了好多年，总算把这个心放下了。

我经常在家里遇到的问题是：不学法炼功还没事，一学法炼功，妻子就叫干这干那，咋干也不满意，就是错，直到把你弄的心烦了，火气上来了，她才偃旗息鼓。我给师父上香，她说把屋子熏黑了；我给师父磕头，她嘟囔“迷信”，有几次还在后面踹我一脚；我给师父供水果，刚端上，她拿过来就吃：“谁看见佛了？还不是人吃了？”我给她讲轮回故事和大法真相，没说几句，她就瞪眼：“得得，闭上你的嘴，谁能修成你也修不成！”我说：“为啥？”她说：“魔性大，性子不稳。”我说：“那是过去呀。”“现在你也没好多少，还那德行。”我悟到，这是师父看我一个层次中徘徊太久了，借她的嘴在点悟我，我得赶快提高上来，尽快脱离人。